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语言自迹集

〔英〕威妥玛 编著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卷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
分卷主编 翟赞 郭利霞 陈颖

卷一

语言自述集



「英」威妥玛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自述集: 全二册 / (英) 威妥玛编著. —影印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9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8674-6

I. ①语… II. ①威… III. ①北京话—汉语史—史料 ②北京话—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资料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841号

- 书 名 语言自述集(卷一、卷二)(影印本)
YUYAN ZI ER JI
著作责任者 [英] 威妥玛 编著
责任编辑 崔蕊任蕾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67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印刷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43.25印张 313千字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8.00元(全二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总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整理的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她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

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郭锐、刘云

2016年10月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大力支

持下,早期北京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罇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述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主编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述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英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教材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英文卷,用英语讲授汉语,用音标标注课文的读音;第二卷为汉字卷。《言语声片》采用先用英语导入,再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讲授汉语口语,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全书由老舍先生录音,共十六张唱片,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词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簪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昆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

化、亦我、梅蒐、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

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
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 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

导 读

张卫东

一、威妥玛与《语言自迩集》及其版本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曾就读剑桥大学。1841年随英军来华, 学习北京话和粤语。1843年任香港英国殖民当局中文翻译、香港最高法院粤语翻译。1847年退伍, 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1853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4年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1855年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中文秘书, 负责海外雇员的汉语教学, 期间研发了威妥玛式拼音, 编著了汉语口语课本《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等。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1882年卸任回国, 将他的四千多册中文藏书捐予剑桥大学。1888年成为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23岁来中国, 64岁卸任回国。1852年曾因疟疾回国治疗, 次年返回上海。除去这一年, 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40年。

《寻津录》(*Hsin Ching Lu*, 1859), 是威妥玛在香港编著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 对北京话口语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特点进行了一次试验性探索, 因而被他反复强调这是一部“试验手册”(*Book of Experiments*)。第一册为课本, 第二册是一份84页的《北京话字音表》。全书两册共170页。第一次推出了威妥玛制订的拉丁字母表音法及其拼音方案。该方案精准记录了北京官话声韵调特点: 27个声母, 39个韵母, 4个声调, 共397个音节, 反映了北京话见、精组细音声母腭化, 尖团合流, 疑微两母消失并入零声母, 四

2 语言自述集

呼俱全，入声调和入声韵消失等时代特征。到《语言自述集》，音节数量由397个增加到420个。此后，这个方案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专有词语，一般称为威妥玛式拼音。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中国和国际上流行的就是这个中文拼音方案。

《语言自述集》（以下简称《自述集》）先后出了三个版本：1867年第一版，1886年第二版，1903年节略版。

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威妥玛这样表明其编著宗旨：

笔者的一项职责，就是指导英国驻中国领事馆招募人员学习汉语；……它的基本功能是帮助领事馆的学员打好自己的基础，用最少的学习时间学会这个国家的官话口语，并且还要学会这种官话的书面语，不论它是书本上的、公文信件上的，抑或具有公众性质的文献资料中的官话。

威妥玛进一步介绍其编著体例与内容安排：

本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分别称为“口语（Colloquial）系列”和“公文（Documentary）系列”。书名所用的“自述集”（TZŪ ÊRH CHI），也许译成“循序渐进的课程”（Progressive Course）更妥。中国经典云“行远必自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部分课程称为“集”，其一属于资料汇编，冠以“语言”二字以示区别，所收的词汇与短语都是口语的；而另一集收的是“公文”，属书面语、公文课程。

……

本系列的第一章讲“发音”（Pronunciation）；第二章讲“部首”（The Radicals），即常用汉字的书写构件；第三、四、五、六章是

练习，有些是这一种类型，有些是另一种类型，是通行于各大都市衙门的口语（the oral language），直接称之为“北京话”（the Peking Dialect）；第七章是一套练习，用以举例说明北京话里声调的影响；第八章及最后的“勘误与补遗”，称之为“词类章”（Chapter on the Parts of Speech），讨论汉语口语在某些条件下——即便不是全部——类似我们用语术语所描述的同类现象。

第一版《自迩集》（不含书面语教材《文件自迩集》），一共四卷。第一卷即“口语系列”，共分八章。第二卷是口语系列的答案（Key）。第三卷是《平仄编》（新版《北京音节总表》，威妥玛对他的表音方案做了修订，包括增加iai韵和uo韵，增加了23个音节，令《北京音节总表》中的音节数达至420个）。第四卷是《汉字习写法》，为汉字书写练习配套教程。

19年之后，即1886年，《自迩集》出了第二版。此时威妥玛已经68岁，卸任回国4年了。这一版分三卷。第一卷仍是“口语系列”的八章。第二卷是第三、四、五、六、七、八章中文课文的标音、英译和注释，并随课文进程相应附加了1080条字词释义和用法示例，相当于一部小型辞典。第三卷是四个附录：

附录一“（英文）词语汇编（第二卷第三、四、五、六章）”；

附录二“汉字引得（第二卷第二、三、四、五、六、七章，以部首为序）”；

附录三“北京话音节表、北京话字音表、异读字表”；

附录四“汉字书写练习”。

跟第一版比较，主要的改动是，在中文课文旁边都加了英文译文，每一个汉译英练习之后都附加了英译汉练习，并呈上了英文答案。由“北京话声调方面的高级权威”禧在明（Walter Hillier）先生“细心地校正了新版前七

4 语言自述集

章里每个词的声调符号”；将“问答章之十”即“一段关于语言的句法结构的对话”删除了，换上了“他自己写的一段对话”，因为“不止一个认真的初学者抱怨说，原来的那段让人吃不消”。“原来的那段”，话题从汉字部首、汉字结构、口音、反切、“音母”记音、“京话字音的定数”（不论声调“共总四百一十多”），直到《清文指要》《清汉合璧》和“我们这儿说话的神气、层次、句法呀”，共77条，2200多字，确实“让人吃不消”。另一个较大的改动，就是原来的第五章即“续散语（十八章）”全部删除，将原来的第六章“谈论篇”提为第五章，增加了“践约传”为第六章。这些是《第二版序言》提到的改动，而大量的未曾提及的改动，是在中文课文里数不胜数的细微修改、加注、标音和润色等。例如第一版“散语章四十之七”：

12—17条：这屋里很黑，拏一盏灯来。有人拏了那盏灯去。桌子上的那腊灯谁拏了去了？是我给厨子拏过去了。厨房里没有火。饭锅是煮饭的，锅盖就是饭锅的盖儿。茶碗、茶盅都可以有盖儿。酒杯、酒盅子这两个东西不大很分。

第二版“散语章·练习七”（Exercise VII）相应的话条就有不少改动：

7.4 这屋里黑了，快拿灯来。桌子上的那腊灯是谁拏了去了？是我给厨子拏过去了。厨房的火弄^①上还没著^②呢。

注：①弄lung²，参见163。

②著chao²，在这里不是助动词，跟练习5.1中的不同，而是一个独立的动词，表示燃烧。

7.5 饭锅fan⁴-kuo¹是煮饭的，锅盖kuo¹-kai⁴就是饭锅的盖儿。茶碗

ch'a² wan³茶盅 ch'a² chung¹也有有盖儿 kai-'rh的。

注：也有 yeh yu，也可以有；有盖儿的 yu kai-'rh ti，有盖子的东西。

7.6 酒杯 chiu³ pei¹ 酒盅子 chiu³ chung¹-tzǔ 这两个东西不大很分，可也分得出来^①，本是酒杯比酒盅儿大^②。

注：①分得出来 fên tê ch'u lai，可以用“区别”（distinguished）或“能区分”（distinguishable）替代；动词的语气和时态完全由上下文决定。回答问题时，“你分得出来分不出来？”（Can (or do) you distinguish or not?）“分得出来。”（I can (or do) distinguish）跟我们说的话一样，用陈述语气现在时态。

②本 pên³，实际上，参见120；是 shih⁴，事实上。在这个意义上，“本 pên³”是各种副词性结构中的一个成分。

第二版此类修改几乎遍布全书，但目标只是一个，就是从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努力记好当时的北京话，记好说话时的语境、神气、语态，向学生准确地介绍当时的北京话，让学生学到真正地道的北京话。这一努力，使得第二版“口语系列”的篇幅大增，是第一版的两倍多。

1903年出版的第三版，是《自述集》的节略版。这年，威妥玛已去世8年。《第三（节略）版出版者序言》（Publishers' Preface to Third (Abridged) Edition）交代：

以节略的方式再版威妥玛的伟大著作，是采纳了禧在明（Walter Hillier）先生的建议。他是1886年第二版的合作者，也是威妥玛先生的遗嘱执行人。

这篇1903年4月写于上海的《序言》，执笔者应该是禧在明本人。他在《序言》中介绍说：1886年以来，又出了许多汉语口语的新课本。英国公使馆里译员学生课程中，《自述集》的许多课文已被替换。《谈论篇》和《秀才求婚》多年前就放弃了。而《自述集》的初衷，是用来教领事馆学生的——至少眼下还是如此——只印出那些章节来继续做他们的课本。现在重版所包含的只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即：关于发音和部首的介绍，以及随后的散语章和问答章。在主管当局看来，学习北京话口语的学生以这四部分为入门，即可成功。

《序言》强调：“对于威妥玛的表音系统，赞成的，反对的，都已经说了许多，写了许多。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了，除非有初学者请求。就是说，要记住，这是唯一的拉丁字系统，它传播流布甚广，并获得持久的成功。”

以上三个版本，都是正版。历史上还曾出现过“盗版”。锺少华先生曾寄来一封短信：“近日翻出家中一本（仅一本）《自述集》，发现与你书上的个别翻译不同，故复印两页寄上，请核对。”从复印件看，是木刻版，小开本，每页竖排9行，每行24字。共30页，全是“问答十章”的。其中一页，是“问答章之七”的第63条至80条。经核对，是1867年第一版的“盗版”，而且是一“精致盗版”，因为从这一页看，除了未标条目，竟未错一字：

你这个人竟是打听！小儿原是在户部。他不是单住么？他这会儿单搬出去了。请问他住在甚么地方儿？他是在交民巷，西头儿路北里。他是在交民巷住么？真是！你疑惑作甚么？我估摸是城外头住的。离衙门那们远，不行，你怎么估摸着是城外头呢？昨儿日头落，碰见他的车，在琉璃厂。那有这个话？他昨儿晚上在我这儿来着。车是他的，他却没